



伯圆长老

发扬佛性平等的和平美德

《南洋佛教/5》30.09.1969

在二千五百年前，恒河流域虽说是古文化最高的地方，但人类的文明尚未达到黎明的时代，自然只有强权才有生存的权利。当时群雄割据，有若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，把一个印度分成十六国之多。其中有个迦 罗卫国，其文化继承甘蔗王朝的後裔，传说是亚利安民族的移殖。由於一族的迁移，择地而居，年长月久的沿途渐进，其生活寄托於自然，获为粮，促成其射箭的技术特高。到雪山之阳迦 罗卫的建国，这时已是好多代後的净饭王朝了。由於当时的传统，尤其是王子辈，特别重战略方面的知识，关於射击一门自然是很看重的。由於传统的文化与射击的技术都高，其文明成为当时的群龙之首。有一回在诸王子射箭比赛中，一箭射透七重铁鼓，且学冠群伦，名倾朝野的冠军，就是净饭王的太子悉达多，也就是後来出家成道的救世度生的佛陀。

当时的社会组织，是很不平等的。人民在传统的观念。神权色彩还是极浓厚。是时有一种宗教叫婆罗门，所信奉的神叫梵天，说是人类都由梵天所创造的，有的由梵天的口生，有的由梵天的肩或脚生，虽说同时梵天所生，但因为生的位置不同，便有贵贱的悬殊了。所以当时的社会，便有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，首陀罗等不同阶级的严分。也就是宗教、贵族、工农、奴隶等阶级。本来封建的时代，像这些贫农与奴隶的制度，就是其他的国家也是有的，不过他们的社会组织，阶级分的特别严紧，把下层社会的人民说是初世为人，不可以和上层社会的人们，同享人生的幸福，不但得不到教育与婚姻的平等与自由，而且动不动要受到残酷的刑罚，苦不堪言，他们常在水深火热中，过那黑暗的日子。这些下层社会受苦的情形，给慈悲为怀的悉达多太子见了，其心情的沉重并不会比其他受苦人民的心情更加快乐。悉达多太子不但对凄苦的人类发同情心，就是其他的动物也是怜惜备至。我们可以从开耕节中的情形看出。

人类从游牧的时代转入农业的时代，就算是九五三尊的帝王，对於农务也是很看重的，所以当时有开耕节的由来。

原来是当时的传统习惯，凡每年一到春天，一般农民将要到田里去工作的时候，头一天的开始犁田，一定要由统治的王者主持开耕的，所以叫做：「开耕节」。当悉达多太子还在年少的时候，有一回就跟他的父亲净饭王

到农村里去，举行这种开耕节。当悉达多太子一到农村，看到农村里穷苦人民的生活，有若严霜败叶，枯槁零残，劳苦的人民身瘦如柴，耕牛虽在吃力犁田，但却要受著鞭打，犁耙翻落的昆虫，甫见阳光，便被掠落的飞鸟啄走，人与人间的强欺弱，禽兽昆虫的大吃小，弱肉强食，互相摧残！这些悲惨的图面，引起悉达多太子的无限感慨！所以，当太子游四城的时候，便以人们的生老病死的人生无常来警惕世间的沉迷。

人生好像一个原野，虽然有经过红花绿叶的春天的繁荣，可是一到春残花谢，便给人百感丛生。勿论富贵也好，贫贱也好，都难免要经过生老病死的阶段，可见人生毕竟是乐少苦多的。太子为了彻底救度众生了脱生死，所以，出家修行而至成佛，说法四十多年，要人人得到成佛，故称佛陀！

成日在物欲里讨生涯的人，对这种出家的清苦行色，难免有起疑问的。当佛陀出家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：历来的国王，都是想尽办法享受快乐的，你为什 要去修行，不 做皇帝呢？佛陀淡然说：「我并非不懂得享受人间的快乐，也并非不懂得人间的恩爱，不过人间的乐是无常的，人间的恩爱有生离死别也是无常的，凡是无常的，结果都是无的，我要永远解脱生死，免受轮回的痛苦，我要度我的父母，免再亏负他生的父母，也要一切众生出离苦海。

你说，过去的国王，都是想尽办法享受快乐的，现在呢？岂不是为了造业多端，沉沦六趣，有的变牛，有的变马吗？」

佛陀说：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的，一切众生也都有成佛的机会，佛性是平等的，善恶的受报也是平等的，没有贫贱高下的分别。

站在其他星球上来看我们这个人间的，那太渺小了；如站在佛陀说的亿万太阳系的华藏世界来看我们这个人，那更渺小了。我们所占的空间与时间同样渺小短促的可怜，那 做一个人，短短的数十年光景，谁都有权利生存下去，谁都需要有个安宁的社会，给人们安居乐业。如照佛陀的意旨来做，人与人之间，应该尊重人我的生存，和平相处。千万不要人欺负人，人害人，如果能够不害人，又能够救人，和帮助人，这才叫做人。并且：「爱人者，人必爱之」，我们对人家好，人家亦会对我们好；假使我们欺负人，人家纵使一时被我们欺负，但心里不甘愿，亦终有一天会欺负到我们，这样你害我，我害你，冤冤相报，是有了期的。只有大家互相尊重，容让，相爱，才有和平安乐，幸福的人间，祈祷佛光普照世界和平，人民安乐！

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晚八时十五分广播
马来西亚广播电台

